

庄鸿铸 吴福环 著
厉 声 魏长洪

近现代新疆与中亚 经济关系史

●中华社科基金项目

近现代新疆与中亚 经济关系史

庄鸿铸 吴福环 著
厉 声 魏长洪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08·乌鲁木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史/庄鸿铸等著.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6

ISBN 7-5631-1225-1

I. 新… II. 庄… III. 新疆—对外贸易—经济史—中亚-1884—1960 IV. F752. 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157 号

书 名 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史

作 者 庄鸿铸 吴福环 厉声 魏长洪

出 版 新疆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乌鲁木齐胜利路 14 号 邮编 83004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大学印刷厂

版 本 850mm×1168mm 1/32 9.25 印张 220 千字 2 插页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用章节体裁、实证方法,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19世纪初叶至20世纪60年代一百数十年间中国新疆和俄(苏)中亚地区的经济关系史。

本书以时代为经,以不同时期新疆和中亚诸国各自的社会政治背景、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状况为纬,着重论述双方之间的商贸关系以及经济交往。全书寓论于史,通过对历史的如实描述,分析、总结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的特点、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改革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繁荣西部地区经济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前 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的重新组合时期,多极并存已取代美苏两极对峙,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对各国振兴经济十分有利。世界地缘关系从政治地缘关系转变为以经济发展战略为主导的经济地缘关系。由于科技的发展,信息、交通的发达,跨国集团的兴起,世界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扩大和伸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从而构成一个以经济地缘关系为主的世界。参与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因素,所有国家和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将融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之中。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挑战又提供机遇。今后的世界将一反以往经济服从政治的现象,不是市场适应国家,而是国家要善于适应市

场了。

世界地缘关系的变化,使传统的以获取殖民地或征服其他国家的战争已退居次要地位。与诸如民族、宗教、领土等纠纷相比,21世纪更可能爆发激烈的世界性的经济战、贸易战、信息战,而归根结底是科技战和人才战。

再看国内形势,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政局稳定,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如今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粗放型经营方式到集约型经营方式的经济转轨转型阶段,从初步开放向全方位(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开放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阶段,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时期(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

作为我国最大省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已从原先封闭的内陆省区一跃而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从而使新疆的对外经济关系变得重要起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几个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为新疆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振兴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和现实信息,乃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几经酝酿,于1992年夏申报中华社科基金项目《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研究》获得批准,经五年协作努力,终于结题,并写出了这部专著。

本书采用章节结构体例,以时代为经,以经济关系诸方面为纬,以重要事件为点,经纬相间,点面结合。采取实证的写作方法,让事实说话,着重探讨并总结历史上新疆与中亚经济交往的特点、规律和经验教训,探讨新疆乃至所有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理论、政策和现实问题。参与鉴定的专家认为:本书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地研究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的重要成果。对于我国尤其是新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拓西部国际市场,重建当代丝绸之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提供决策参考,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本书涉及的时间界限,上自 19 世纪上半叶的近代,下迄 20 世纪 60 年代初,按五章分述,第一章近代部分写至 20 世纪 10 年代的 1917 年;第二、三两章为现代,写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新疆和平解放;第四、五两章为当代,写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结束语主要写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世纪之交新疆与中亚诸国经济关系发展前景和政策性建议。

本书所涉及的中亚地域界限,作如下说明:中亚,系中亚细亚的简称,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泛指亚洲中部,包括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西部等地,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地区;狭义的仅指前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地区,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四国的全部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南部。本书所涉及的中亚主要指后者。

由于地理、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缘,中亚诸国同我国新疆之间早就形成广泛深厚的历史联系。古代新疆与中亚诸国通称西域,境内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同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中亚诸国和新疆的研究,大都是侧重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诸领域,而专门以新疆与中亚诸国的经济关系作系统研究的著作,尚付阙如。因此本书的出版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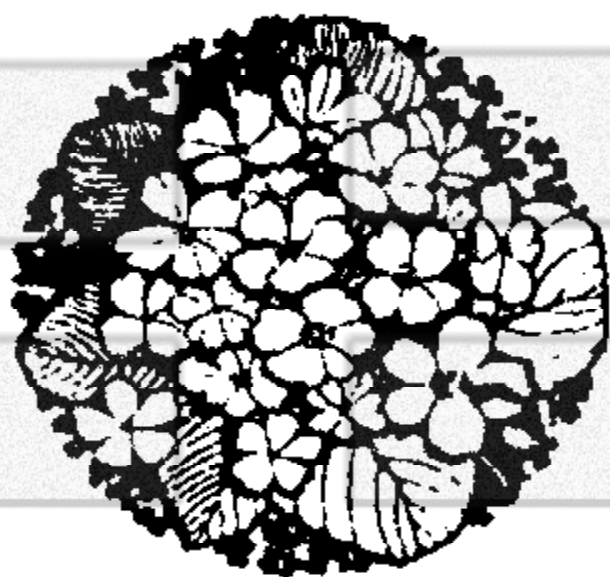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根据确实可信的史料,提出了如下主要观点:历史上新疆与中亚诸国各自的生产方式、政局演变、民族分合直接、间接影响并制约双方经济关系的兴衰消长;近代,统治中亚的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新疆的侵略和晚清政治的腐败无能,给新疆与中亚的经济关系造成危害和不平等性;现代,新疆与苏联中亚诸国的经济关系,既有互通有无,促进彼此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苏联大国主义给新疆带来不利和损害的一面;当代,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经济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后因中苏失和,使双方经贸往来减少乃至中断。本书在中亚诸国在

与中国新疆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杨增新的对俄(苏)外交,三区革命时期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等难题方面,均有新的评估和见解。此外,本书较多地引用了档案等原始资料和大量统计数据,因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随着苏联解体和原苏联中亚地区各国成为独立国家以及独联体的形成,我国特别是新疆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各有关部门、人员迫切需要了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的历史和发展前景。本书的出版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上述需要,相信不仅会受到新疆各界、尤其是政府经济部门和企业界的欢迎,也会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国家、地区,尤其是中亚各国的关注。

本书如能对我国尤其是新疆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有所助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所促进,就可以说达到了作者的初衷。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四位作者尽了很大的努力。然而由于有些问题难度较大,有些资料不易搜集齐全,同时,作者理论、专业和政策水平都还有限,所以难免存在不当之处,恳请各界人士和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时修订改进。■



目 录

●前言.....	3
●第一章 近代新疆与中亚的经济关系.....	1
第一节 19 世纪 70 年代前浩罕与新疆经济关系的变化.....	1
第二节 新疆与俄属中亚经济关系的继续发展	19
第三节 沙俄对新疆经济侵略的加深	39
●第二章 1917—1932 年间新疆与中亚的经济关系	63
第一节 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的停滞与恢复(1917—1921).....	63
第二节 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的发展(1922—1928)	82
第三节 新苏秘密经贸协定	96
●第三章 1933—1949 年间新疆与中亚的经济关系	108
第一节 30 年代中期的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	108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双方经济关系.....	124

第三节	1945—1949 年的新苏经济关系	170
●第四章	1949—1954 年间新疆与中亚新型经济关系的 建立.....	194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后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贸易的恢复 和初步发展.....	194
第二节	新疆和平解放后对苏经济合作关系的形成.....	223
●第五章	1954—1960 年间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经济关系 的发展.....	239
第一节	新苏贸易的持续发展.....	239
第二节	新疆对苏贸易的繁荣及其在新疆经济 建设中的地位.....	256

结束语	20 世纪 90 年代到世纪之交新疆经济发展目标和 前景.....	275
-----	--------------------------------------	-----

□后 记	283
------------	-----

●第一章

近代新疆与中亚的 经济关系

第一节 19 世纪 70 年代前浩罕^① 与新疆经济关系的变化

一、浩罕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偷运 鸦片

商业贸易促进了浩罕经济发展,过境中转贸易获利尤多。史载,浩罕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奠定了其财政基础。浩罕商人在新疆获利丰厚,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伊犁等地均有众多的浩罕人,有的定居下来,成为中国居民。他们轻家重利,顶风冒雪,千里跋涉,不获利息,绝不回家。由中原

^①浩罕汗国系乌兹别克族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政权。浩罕人以经商闻名于世。18 世纪初,中亚的浩罕从属于布哈拉汗国。1753 年,浩罕地区的爱米尔(军事首领)额尔德尼摆脱布哈拉王朝的统治,创建了浩罕政权,依附于清。19 世纪前期,浩罕逐渐强大,自称可汗,攻占了中亚的商业名城塔什干及其周围地区,曾先后支持张格尔、阿古柏侵犯新疆。1876 年,浩罕汗国被沙俄兼并。

采运丝织品、陶器、茶叶、种籽等,经新疆转运到浩罕、布哈拉、哈萨克、俄国、波斯等地。又利用清不准内地商人出境,将欧洲羊毛披肩、哈萨克的马与皮毛、俄国的武器运进新疆或转售内地。浩罕商人在卡内往来,无论路途远近,均由清政府与当地居民负责运送货物,供给食宿,赏赐浩罕使者更加丰厚,故其趋之若鹜。

清对藩属浩罕实行令人难以理解的宽政,浩罕虽然“妄自称汗”,清自乾隆朝至同治朝均以天山南路各城伯克的地位相待,地位低于准噶尔、哈萨克汗王的赐爵。有清一代赏赐浩罕伯克那尔巴图“贝勒”^①的头衔,这位被称为“愚蠢伯克”的那尔巴图及其后继者,同南疆各城的“年班伯克一同行走”。晋京的浩罕伯克使者原定五六年一次,由于清廷的赏赐丰厚,浩罕即改为间年一次,进而一年一次。道光五年(1825年)五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等奏称,“自去年七月至本年二月,未及一年浩罕来使三次”^②,引起清廷的厌烦。但清政府仍然满足于浩罕的臣属虚礼,在经济上视浩罕商人为天朝的臣民,给予特殊的优待。如浩罕入卡贸易商税,乾隆朝初期照例纳税,嘉庆朝中期免税一半,以后又进而全部免税。浩罕依赖与新疆的中转贸易的巨利,“在统一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保护商人资本、支配商人资本,并以此作为树立专利的基石”^③。浩罕在对清臣属的条件下,就保持着和平贸易关系,否则清就以断绝贸易相威胁。

19世纪初,浩罕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商业国家”^④。爱里木伯克(即阿利姆汗)统治时期,由于经济流通的需要,开始发行钱币,并铸有他自己的头像和名字。浩罕的商业货币逐渐深入城乡居民生活中,如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也由实物改为货币支付。^⑤浩罕

①清仁宗实录,影印本卷24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维吾尔族项,第1476号卷,第2号

③④[日]佐口透,俄国与亚细亚草原,东京:吉川弘文馆,1996.212

⑤[苏]帕·彼·伊万诺夫,中亚史纲(俄文),莫斯科,1958.189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越了周边的游牧民族,为浩罕对外扩张提供了条件。

史载,至1828年,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有近千名浩罕商人,伊犁也大约有1500多名浩罕商人,落籍新疆的浩罕人达2247户,娶妻生子,成为新疆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势力。除正常贸易外,浩罕商人还参与偷运鸦片的罪恶活动。1839年9月,甘肃地方官员发现了浩罕商人经新疆转运的鸦片,引起清政府的关注。同年11月,阿克苏查获安集延等处鸦片贩子的烟土1500多两,人赃俱获,送交叶尔羌参赞大臣核办。在严禁鸦片的声浪中,1840年初,安集延的呼岱达沙木沙迈玛特被迫交出鸦片540多两。同时,在南疆各城查获浩罕鸦片贩子的烟土4800两。安集延的4名鸦片贩子,“夹带烟土进卡,一闻查禁,即全行呈缴,尚知畏法,著照例免其治罪”^①。据故宫所藏的案卷,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浩罕还充当俄国鸦片贩子的掮客。浩罕与其他国家鸦片贩子向新疆偷运鸦片,给双方的正当贸易蒙上了罪恶的阴影。

二、浩罕在新疆贸易手段的强化

浩罕在爱玛尔(又译作奥玛尔)、迈玛达里(又作玛达利、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加强了中央集权,不断地向周边扩张。1830—1846年,浩罕武装进犯帕米尔地区达10次之多,还不断地抢掠边境居民布鲁特、哈萨克等族的牲畜财产。清朝边疆大吏玉麟、容安等主张出大兵反击,道光帝借口以“审天时,度人力”^②而拒绝。浩罕为了控制从费尔干纳至喀什噶尔的两条商路,妄图征服布鲁特,直至喀什噶尔,一条路经库加尔特山口、纳伦,另一条路经塔什干、奇姆肯特、阿乌利耶·阿塔(唐代之塔拉斯,今江布尔)、伊塞克湖,都经过布鲁特牧区。浩罕“全赖诸夷入市货物,以资国

^{①②}清宣宗实录,卷334,卷174,影印本

用”^①，一直想垄断对新疆的贸易。

1832年，清在浩罕策动张格尔叛乱，断绝贸易往来后，又以“逾格准令浩罕通商，并免纳税”，“以示羁縻而崇国体”^②。浩罕对于这一免税贸易，认为是清不敢征其商人的货税。浩罕看准了清的软弱，又提出在南疆七城征收巴达克山、克什米尔、银底（印度）、推依博特（拉达克）等处商人的货税；征收在新疆种地的安集延人的粮税；向布鲁特人征收租税；还有中原人不得娶回女。清行文驳斥说，在中国境内征外商的税是“妄求”；安集延人在中国种地纳粮是中国的主权，“你们不得干预”；布鲁特是大皇上的臣民，浩罕向他们征收租税“断难准行”；清已有禁娶回女的法律，如有犯者，“必将犯法之人从重惩办”，何况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也不准浩罕干预。如浩罕再“任意妄求”，就断绝贸易往来。

1844年冬，叶尔羌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接安集延呼岱达奈迈提谕帖，声称“遇见不好的回民女人就要绑了送到衙门”。清认为这是阿奇木伯克管的事，如有不好的回妇早就惩办了，浩罕有何权力干涉新疆地方的事。

浩罕并未就此甘休，1846年2月14日，浩罕又遣使者玛克租木萨尔卡尔，旧事重提。叶尔羌参赞大臣赛什雅勒泰传见玛克租木萨尔卡尔，予以严词驳斥。玛克租木萨尔卡尔始则狡辩，经反复剖析开导，才表示服贴，认为驳斥得有理，无词置辩，又拒绝带回清的谕帖，声言浩罕明巴什木素满库里过去见了斥责的谕帖，恼怒得要杀使者，经众人请求才得幸免。于是引起清怀疑其真伪，即选派熟悉浩罕情况的人，“执持此谕，协同来使，前往浩罕亲见该伯克付给，借以探听该夷地方情形”。木素满库里仍絮噪旧事，赛什雅勒泰虽然认为“俱被以理驳倒，嗣后是否输服醒悟前非，抑仍有妄干之处，殊属难保”。

^①魏源. 圣武记. 卷4. 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②那文毅公奏议. 卷71. 道光年间（1821—1850）刊本

事实证明,这一预见是正确的,浩罕从幕后到前台支持和卓叛乱,从而在新疆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特权。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节中予以叙述。1847年,浩罕利用“七和卓之乱”,取得了在布鲁特各爱曼征收货税之权。清对此采取忍让妥协态度,再也不以断绝贸易相威胁,“仍照旧免税通商”。同年,浩罕派来使者,清赏给元宝银100两,江绸2匹。1848年上半年,浩罕商人络绎不绝地入卡贸易,先后共来515名商人,运入货物1170余包,牛、羊、马4100多只(匹)。1849年4月,浩罕商人一次就有226名来到喀什噶尔,有货物870包,647匹马。据伊犁将军扎拉芬泰称,喀什噶尔回城即有浩罕人四五千名。佐口透评论浩罕与清的新疆贸易说,“浩罕不仅从自己经营的贸易中发财致富,而且还依靠征收这样的过境税,坐收其利,独占着以帕米尔为中心的东西中转商业。……在积蓄财富的同时,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军备,发动对外战争,以便进一步加强汗的权力。……对于浩罕来说,继续和清帝国的新疆通商,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这就使他们回避和清帝国发生正面的对立,表面上努力维持着和平的外交关系,依然保持着朝贡之礼,继续利用清朝恩惠贸易的观念。……加之,浩罕的统治阶级依然在想利用被他们视为奇货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后裔,来实现他们胸中暗怀着的对喀什噶尔地区经济上和领土上的野心。”^①这一评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浩罕就野心勃勃地想当中亚地区的“总汗”^②。

浩罕人遍布天山南北,南疆“各城有久住的安集延是其同类,在此安家生产,娶妻生子”^③。浩罕伯克政权却要强行征收在新疆落户从事农牧业生产的浩罕人的租赋,清认为“浩罕不但请免安集延粮石,并求将外夷租粮赏给该夷收取,实出情理之外。若目前准

①[日]佐口透. 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 下册. 凌颂纯等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469~470

②清代外交史料. 道光朝四.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

③清·璧昌. 守边辑要. 卷1. 咸丰年间(1851—1861)刊本.

免安集延之粮,日久进卡种地者自必益多,回疆地土,岂不暗为安集延所有,此事断难准行。”^①此后,浩罕就这一问题屡屡索求,清也一一严词批驳,在浩罕亡国前,这一非法要求并未得逞。浩罕来新疆种地的农民,也带来一些农作物的新品种,如“安建库那克”(安集延玉米)、“安建巴哈达”(安集延棉花)等。和田闻名于世的“艾特莱斯”花绸,种类繁多,深受中亚各族妇女的青睐。其中黑色艾特莱斯织造的历史最悠久,民间称为“安建艾特莱斯”,多制成中老年妇女的服装。黑色艾特莱斯花绸的图案,是从浩罕传来的?还是专门为浩罕人加工织制的花绸?缺少记载,今已不考。^②这些活化石,都可作为新疆与中亚经济交流的象征。

三、浩罕在新疆设“呼岱达”

“呼岱达”也译作“胡岱达”、“胡达依达”、“呼岱依达”,在新疆被视为“商目”或“商头”。“呼岱达”为满语,“呼达(岱)”意为“生意”,“达”意为“头目”,合则为“商目”、“商头”。

呼岱达作为浩罕人自治首领,一向是以一般平民的身分,经选举产生,由新疆各城的阿奇木伯克呈报清廷认可,“浩罕伯克从不干与”^③。正如史料所载,“查胡岱达一项,系专管在喀什噶尔贸易的浩罕回子,向来均由阿奇木伯克于浩罕贸易回子中,责令老成者充当经理,其事非如伯克之由参赞补放者可比。”清对于准许浩罕商人设立呼岱达的职责,也有明确规定,“约束伊等买卖人安静贸易”^④,对于“安集延贸易出入,亦著呼岱达会同伯克随时严查”^⑤。据《回疆通志》载,“喀什噶尔居住外番行贩安集延头目二名”^⑥,以上资料佐证,清掌握呼岱达的选派任命权。

①故宫档案:赛什雅勒泰奏报派赴浩罕传送谕帖之回子旋回后所探报的各情况,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②孙斌主编.和田风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160

③④⑤清仁宗实录.卷366,卷283,卷82,影印本

⑥清·和宁.回疆通志.卷7.嘉庆九年(1804)刊本

随着浩罕与新疆贸易的发展,呼岱达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浩罕即要争夺呼岱达的任免权。根据故宫档案资料,1813年,伊犁将军松筠接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恩长的信与奏片称:“十二月初五日,有浩罕伯克爱玛尔来使二人,呈递信字,请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自行办理安集延事务,不必阿奇木伯克管理,并每年照伊之例,向安集延买卖人抽分家财。”“哈子”一名原为伊斯兰教的宗教法官,可掌摹印,浩罕要在喀什委托“哈子伯克”,不仅是管束商人,也要干涉新疆司法行政权。浩罕的非法要求,引起松筠的震惊。

随着浩罕伯克权力的加强,对清朝官吏贿赂,取得清的让步,经常干涉呼岱达的事务,对呼岱达进行控制。据1828年12月28日那彦成等人的奏折称,“查从前虽有放胡达依达、阿克萨哈尔历任办理错误之事”^①,说明在此之前,清地方官吏已默认了阿克沙卡尔的存在,那彦成认为是错误,准备以实力解决问题。1858年窜到喀什的乔坎·瓦里汗诺夫指出:“浩罕人洞悉清朝力量薄弱,利用和卓并于1831年签条约。据此条约,浩罕人获征收外国人的商货关税权,所有外国人要听从浩罕的阿克沙卡尔的管辖。这个职位由浩罕汗任命,形同国内的所有职位一样,靠贿赂。起初,这个职位由商人充任,然而近年来,主要是由军界人士出任。后两任阿克沙卡尔是军人,官级为达得华。”^②“达得华”,即“长官”,又作为“裁判的监督官,”或译作“法官助理”。在喀什的浩罕阿克沙卡尔,下设征集天课税务官、财务主管、米尔扎巴什、法官、警察、伊玛目及承办杂务的士兵,并向各村镇委派第万伯克,负责征税和警务。瓦里汗诺夫认为浩罕的阿克沙卡尔拥有公使、领事权,“实际上是一个省的总督”^③。据史料所载,瓦里汗诺夫这一说法有言过其实之嫌,清一直把阿克沙卡尔(呼岱达)作为商务官员。1833年6月,清准许浩罕派遣官员充任商头,满足了其向外商征税抽租的非法要求,佐

①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②③魏长洪.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96,75